

报上有条新闻令人眼睛一亮,说的是金山工业区举办外来务工人员联欢活动,干部台上表演,职工台下吃饭。此事成了新闻,说明这种现象在社会上并不多见。但不管怎么说,这条新闻是对干群关系状况的一种反思,表明了对和谐平等人际关系的期盼。

这个话题勾起了我的一些并不愉快的记忆。

有一次,笔者曾经采写过的一位残疾姑娘,邀我参加本市一个有她演出的活动,看看她的表演。姑娘只有一条腿,靠勤学苦练弹得一手漂亮的古筝,我早就想见识她的技艺,便欣然前往。

这是个联欢类的活动,请来的一些相关的领导、干部和嘉宾,围坐在十多张圆桌旁,边吃边观赏节目。舞台上,是残疾人的文艺节目,一个接着一个。演员们尽管饿着肚子,却演得非常虔诚卖力,有的甚至汗流浹背。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,台下的“特殊观众”们并不怎么领情,只顾推杯换盏,神侃海聊,甚至大声喧哗,根本没几个在看演出!也就是说,辛辛苦苦排练、认真演出的残疾人演员,并没有得到最起码的尊重,在喝得红光满面的“主角”

们眼里,他们只不过是可有可无的摆设!笔者有“幸”在台下对酒当歌了一回,但有点后悔此行。归途中,依然沉浸在演出兴奋中的残疾姑娘,令我无语,甚至忘记了对她演出作评价。一路上心里老在嘀咕,我们有些领导或干部,对弱势群体或普通百姓,貌似亲和、关心,其实他们仅仅是在“工作”而已,骨子里是缺乏真实感情的,内心与群众并不平等,其高高在上的优越感,一不小心便会暴露无遗。

干群关系中的不和谐现象,有的涉及面更广,影响更坏。记忆中较有代表性的,是十多年前的一个“五·一”劳动节里,某公园大草坪上那场缩头无尾的文艺演出。

今年正月十五刚过,出人意料地,母亲独自一人,坐了两个小时的车途,从老家来到我这里。以前,我就是请她也不来,她总说呆在城里不习惯。没想到,这次,母亲竟来城里了。

母亲住了有三四天后,按往常,我猜想,这几天她一定会开口让我将她送回老家的。然而,都一个星期过去了,母亲竟没提起过一次要回家的话。

有那么几次,我下班回到家,竟意外地没看到母亲的身影。母亲呵呵笑着对我说,一个人呆在家里没事,出去转了转。我说,这样也好,既锻炼了身子,也不感孤单。

我是无意中在超市门口发现母亲的。那天,下午回来得早,我打算去超市买些大米回去。刚走到超市的广场前,我猛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就在不远处。没错,是母亲!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?她不停地在广场上走来走去,看样子好像不是来逛超市的。那她来这里干什么呢?

我没有立即开口喊母亲,而是远远地观察了一下。我看到,母亲走到广场边上的一个垃圾箱旁,先是朝里面看了看,然后伸手从里面捡了一个矿泉水瓶子出来,最后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,将那只矿泉水瓶放了进去。接着,又朝不远处的另一个垃圾箱走去。

看到这里,我多少有些明白了,母亲很有可能是来这里捡破烂的!我心里嘀咕,该不会是母亲身上没钱了,捡点破烂换些钱?可那也说不过去呀,我昨天才给了她钱的。

因为要不停地留意地上有没有可捡的东西,母亲走路脚步显得有些缓慢和迟疑。站在母亲的身后,看着母亲的一举一动,再联想到母亲最近几次晚归的事情,我忽然一阵心酸,眼泪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。

那天下午,在我将饭菜已端到桌上的时候母亲才回家,两手空空,显然,她已经将捡到的破烂卖掉了。看到我在忙活,母亲立即满含歉意地对我说,走得有点远了,还碰到一个熟人。我装做什么事情也不知道的样子,只是赶紧端了一盆水过来,让母亲洗手吃饭。

那天晚上,有事晚睡了一会。在我打算上厨房倒点水喝的时候,我无意中听到母亲说话的声音,她在叫着父亲的名字,说,咱儿子去年买房了,不过,光贷款要还二十多年,身上的担子重着呢。我听人说,城里捡破烂能换点钱,所以我就跑来了,不能在家里守着你了。现在每天我捡些破烂卖点钱,多少也能为儿子减轻一点压力……

听到这里,我憋了一天的眼泪,在那一刻,汹涌而出。

那天天下着蒙蒙细雨,气温较低,而准备演出的群众演员衣着单薄,佝头缩颈,尤其是化了妆、裸胳膊光腿的娃娃演员们,一个个冻得可怜。大草坪上密密麻麻的观众,也在舞台上冒雨翘首以待。但是,预定时间早过了,演出迟迟不开场,成千上万人在等待一个尚在天上飞的大领导。

在无数望穿秋水的眼光里,在人们的种种不解和议论纷纷中,那位领导终于风尘仆仆地赶到,演出总算开始。但领导不宜在雨中久留,当他屁股没坐热便匆匆离开后,刚刚开始演出也突然宣告结束,戛然而止。

全场哗然。此事兴许不能多怪那位领导的,日理万机不一定了解这边的情况,飞机误点仍马不停蹄赶来也属不易。问题是活动的决策者、组织者以及领导的身边人是干什么吃的?有没有顾及到那么多人冒雨空等的感受?如果管事的有一点点群众观念,心里再多装些人,考虑得周全、灵活一些,也不至于让草民失望、给领导吃“药”哇!

话说到这份上,笔者想赘言的是,那些群众不满意、损害干群关系、影响干部队伍形象之事的发生,固然与某些当领导的素质和自律缺失相关,但在大量的情况下,更与围着领导转的许多官场规则和套路息息相关。热衷于这些潜规则的人,一脑子的官本位,眼里没群众,心中无百姓,遇事只知溜须拍马博领导高兴,一味地唯上、扰民,长此以往容易“宠”坏了领导,祸害领导。做领导的要想不吃“药”,少吃“药”,看来还得多长个心眼,不能听人摆布轻易入了“套”。

回头再看金山工业区的那桩新闻,觉得我们实有必要为其大声叫好了。就好就在那里的一些领导和干部,心里装得下群众,自觉转变作风,重塑着正常的干群和上下关系。

元宵灯谜

张礼鹤
无所不知
(电影导演)
昨日谜面:日夜紧相随
谜底:黑白不分(注:不分,不分离)

在雨中,在树下。一个人,盘腿坐地,掌心向上,会以为自己是佛。头上是树,树上是天,天上是雨。雨水哗哗,湿了树,也湿了人。雨水让人发冷,会让树发热。不知道。有什么心事,要让雨水参与?只知道,灰色的天空,又是那白色的闪电,将自己的脸映照得如此狰狞。一树的雨水,顺着脸落下来。总是,和泪水无关。

雄 鸣
二十年前,一个后半夜。又一番豪饮之后,我们分手。一个人,回家路上,前颠后摇,地面松软。那一次,行到家的附近,小菜场的边上。突然间,浓雾如墨,目中无人。忽听得,一声雄鸡啼鸣,如夜鬼哭叫,在半空中炸裂。那年月,我们夜夜豪兴,相得意气为君欢。一个工厂的学青工,一个共同面对的逆境。那年的夜,正长,路也正长。那一次次酒后,路灯下面,我们的身影,一个个大过了巨人。二十年后,谁料想:当年一切,都已分手在二十年前。只为,再看一眼,你的工厂飘动的影子。

四十年前的皖西山区,杀猪是过年才有的事情。过年不就是因为能吃到平时吃不到的东西吗?所有的食品中,最好的自然是猪肉了。农村养猪,没有速成法。一般都要养两年,长到两百斤左右,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。偶尔也有养三四年的,四五百斤,如果放出来晃悠,那个气派、那个气场,见者无不啧啧称赞,四乡八邻都会传颂谁家有一头大肥猪。越气派的猪,就越熬不过年关。人幸福的日子,就是猪不幸的日子。到了腊月,家家户户都



古代中国是世界古天文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。人们发现,宇宙中一颗叫木星的行星以与地球相反的方向运转,12年(实际为11.86年)运转一周,于是古人虚拟了一颗与木星速度相同,方向相反的星,叫作“岁星”,并把岁星的运行轨迹二等分,每一等分为一“格”,岁星的一格就是地球的一年,岁星一周则是地球的十二年。岁星的每格都有一个如“摄提格”之类的古怪名字,很难记忆,于是人们就易于识别和记忆的十二种动物来替代原来的十二格,这就是生肖。有时候“虚”比“实”管用,假的比真的好白相。虚拟的岁星比实际存在的木星更派用场,古人用来看风水,选吉日,所谓“太岁头上动土”就是在不适宜的时间大兴土木,会冲犯岁星而带来凶险,太岁一周也是生肖循环一周,于是十二年为一“匝”,吴方言以年龄相差十二岁为“相差一匝”。

“本命”和“本命年”的词义相近,都是古代算命术语。本命指人的生年的干支或地支,如辰年出生的人,他的本命就是“辰”或“龙”,而本命年则是该人的本命与当年的干支年或地支相同,肖蛇的人遇蛇年,蛇年就是他的本命年。《晋书·戴洋传》中讲了一个故事:王导得大病,就召见戴洋分析病因,戴洋讲:“君侯本命在申,金为土使之主,而于申上石头主治,过本命年”,此本命年应指“六十花甲”。

干支是中国最古老,并使用了估计有5千年的纪年方法,但经中国的阴阳、五行、术数、命算的演义就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和民间风俗。《新唐书·李泌传》中讲:唐代宗出殡,唐德宗执意要扶灵车出

午门,但他发现灵车并没按礼制走在中间的道上,于是就问手下,有司告诉他“陛下本命在午,故避之。”原来代宗的本命在午,就不能正面从午门出门。

星相家认为,在浩瀚的星空中,有许多星君在天上轮流值日,遇本命年就是你的本命星君值日,他会对你特别关注,你做了好事,他会帮助你,如你干了坏事,他也会惩罚你,所以你自己得特别留点

雨 佛(外一首)
魏鸣放

在雨中,在树下。一个人,盘腿坐地,掌心向上,会以为自己是佛。头上是树,树上是天,天上是雨。雨水哗哗,湿了树,也湿了人。雨水让人发冷,会让树发热。不知道。有什么心事,要让雨水参与?只知道,灰色的天空,又是那白色的闪电,将自己的脸映照得如此狰狞。一树的雨水,顺着脸落下来。总是,和泪水无关。

雄 鸣
二十年前,一个后半夜。又一番豪饮之后,我们分手。一个人,回家路上,前颠后摇,地面松软。那一次,行到家的附近,小菜场的边上。突然间,浓雾如墨,目中无人。忽听得,一声雄鸡啼鸣,如夜鬼哭叫,在半空中炸裂。那年月,我们夜夜豪兴,相得意气为君欢。一个工厂的学青工,一个共同面对的逆境。那年的夜,正长,路也正长。那一次次酒后,路灯下面,我们的身影,一个个大过了巨人。二十年后,谁料想:当年一切,都已分手在二十年前。只为,再看一眼,你的工厂飘动的影子。

就腊月中下旬这半个月有生意。一天杀四五头,一家一家排过来。穷人家,杀了一头猪,也有可能吃不到几块肉。因为要抵口粮的工分。抵不完的部分继续欠着,年年积累下去。我家人多,在哥哥成人前,只靠爸爸做民办教师挣点平均工分,因此到年底往往把整头猪都抵债了。看着不到十岁的姐姐辛辛苦苦养大的肥猪,几乎全部分给了人家,忍不住就要哭。但只



火光照天,此为金火相炼,水火相煎,以故?受害耳。”王导听信了他的话,搬到东边的房屋居住,没几天病就好了。这是算命先生的鬼话,玄机太深,我看不懂,但王导生于晋武帝咸宁二年(226年),这一年为“丙申年”所以戴洋说“君侯本命石申。”白居易《七年元日对酒》诗:“今朝吴与路,相忆亦欣然。梦得君知否,俱过本命年。”作者原注:“余与苏州刘郎中同王子岁,今年六十二。”梦得即刘梦得,即刘禹锡,当时任苏州刺史。白居易与刘禹锡均生于唐大历七年(772年),并均肖鼠,“俱

过本命年”,此本命年应指“六十花甲”。

干支是中国最古老,并使用了估计有5千年的纪年方法,但经中国的阴阳、五行、术数、命算的演义就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和民间风俗。《新唐书·李泌传》中讲:唐代宗出殡,唐德宗执意要扶灵车出午门,但他发现灵车并没按礼制走在中间的道上,于是就问手下,有司告诉他“陛下本命在午,故避之。”原来代宗的本命在午,就不能正面从午门出门。

星相家认为,在浩瀚的星空中,有许多星君在天上轮流值日,遇本命年就是你的本命星君值日,他会对你特别关注,你做了好事,他会帮助你,如你干了坏事,他也会惩罚你,所以你自己得特别留点



这年头,我受一些朋友邀请,大家拢在一起,总得交流一些,回顾、展望,道听途说,什么都聊。

不过我总以为好些并不生动,也不是什么令人深省的话语却送来笑语阵阵,而且放声大笑。怎么了?难道是我们的智商低了?

不是。难道是我们少读了书?也不是。实在是大家聚在一起寻个开心。真的,对于忙碌的、赋闲的,其他事也重要,但身心的健康更重要,于是就搞笑。

一年之中也就腊月中下旬这半个月有生意。一天杀四五头,一家一家排过来。穷人家,杀了一头猪,也有可能吃不到几块肉。因为要抵口粮的工分。抵不完的部分继续欠着,年年积累下去。我家人多,在哥哥成人前,只靠爸爸做民办教师挣点平均工分,因此到年底往往把整头猪都抵债了。看着不到十岁的姐姐辛辛苦苦养大的肥猪,几乎全部分给了人家,忍不住就要哭。但只

李瑞环同志曾经说,领导干部一定要学会说话。说话是门艺术,

要努力提高自身素养,见到文人能说话,见到农民能说猪。通俗易懂的语言能提高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负责同志的亲和力、认同度,有三组对话十分有趣。

某地领导换届之后,有位领导下基层,看到群众就问,“本地几套班子的领导人又更换了,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?”群众说,“领导换啦,名字好像没改过。我活了70多岁,好像领导前面的名字一直都没改过,不是始终叫‘正确’吗?”

有位领导同志下乡,看到老乡在打瞌睡,一头驴在拉磨。他就问老乡,“你怎么在驴的脖子上套了个铃铛?”老乡说,“套上个铃铛就会有响声,它如果停下来不走了,我就可以继续赶它走,困了么我可以打个盹。”领导又说,“如果这头驴不走,它把脑袋晃一晃,铃铛也会照样响啊?”老乡说,“像你领导这么聪明的驴还没见过。”

又一位领导同志下乡到农村去搞调研,问一个村主任,“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,你们村去年的GDP是多少啊?”村主任说,“领导,你问我牛有多少屁,我倒是能够统计的;羊有多少屁呢,我发动社员也能统计;家家户户都养鸡,你问鸡有多少屁,我真的统计不出来。”

说话是个艺术活,检验说话质量的最好办法就是问一问人家记住了多少。曾有一位高人作过如此归纳:大的事情想好了说;小的事情幽默地说;复杂事情简单说;急的事情慢慢说;有的事情边做边说;有的事情多做少说;有的事情只说不做;对上说的话不要对下说;对下说的话不要对上说。说话要讲究语境,说话要注重对象,力求做到人人心中有、人人人口中无,你能说到位,就能打动人。

神,知道书中讲“于本命日与本命神作大福利,吉庆尤甚。”当然,在本命年祈祷自己的本命神保佑,效果会更好一点。这些仅是星相家们为混饭而编派出来的故事而已,信者当真,不信者当具妄,并不为民间广为流传或遵守风俗。几十年前,我只是在读古籍中知道中国古代有所谓的“本命”、“本命年”之说,但从未见本命年该干什么或必须干什么。若干年前,一部叫《本命年》的电影,把不知是哪个地



什么叫幽默?作协的吴亮见一店名叫“友朋小吃”,就说:“反过来说,‘吃小朋友’。”语气淡淡的,其间的含义就深了。程十发先生在世时,某理发店开张,请他题词,“题什么?”“你是大师,随便。”“‘要你好看’,祝某理发公司开张

志禧。”“不行!不行!”由此可见,店经理没有幽默感。幽默是会意,是热心,听幽默的人更要投个正着,深刻的不在笑声多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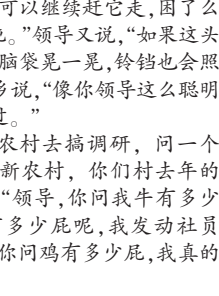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并不在笑声多响
丁德武图 卢金德文

要留下一两斤肉,大年夜就不会清汤寡水。如果能够留下猪肝,猪肠子,猪舌头,猪耳朵之类,腌着慢慢吃,那更是非常难得的美味。工分多的人家,常常卖了一部分肉换成现钱后,再把多余的肉甚至是半只猪,都腌起来。一刀一刀的猪肉晾干后,放进缸里,一层芥菜一层肉,撒上盐。过了一段时间,肥肉部分成淡黄色,香味扑鼻,这就是正宗的腊肉,过节或者待客的时候,炒上半碗,这叫“好菜”。最多的一直可

说话是个艺术活
柴俊勇

方的一个关于“本命年”的故事搬上了银幕,称本命年是凶年,本命者须系红腰带、穿花裤方才能克服,躲避凶年。商家则推波助澜、兴风作浪,宣扬“红的不怕鬼”,制造、生产、推销红衣红裤,反正每年中有十二分之一的人是“本命年”,生产的商品也不怕卖不掉。

迷信和信仰往往是对同一种事象的两种评判,于传统风俗也是如此。我想,是否相信本命,是否听从星相家之妖言,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。



什么幽默?作协的吴亮见一店名叫“友朋小吃”,就说:“反过来说,‘吃小朋友’。”语气淡淡的,其间的含义就深了。程十发先生在世时,某理发店开张,请他题词,“题什么?”“你是大师,随便。”“‘要你好看’,祝某理发公司开张

志禧。”“不行!不行!”由此可见,店经理没有幽默感。幽默是会意,是热心,听幽默的人更要投个正着,深刻的不在笑声多响。

以吃到来年下半年。妇女儿童春天和夏天都要到田间地头、深山老林里摘野菜,叫打猪草。猪草煮熟后装进一个大水缸,层层叠叠,要管一年四季。喂猪时,挖出来一部分,放热水一冲,一搅,上面撒一层糠,猪就吃得欢了。最常见的猪草叫苦菜。前几年回家,突然发现苦菜现在变成了小包装,专门卖给我们这样的城里人,说是绿色食品,还带清凉败火的。一下子感觉自己神经错乱了。



七夕会
美食情怀